

山岩上的肖像

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

Amores y Revolución

赵振江 滕威 编著

爱情如此短暂
遗忘却又如此漫长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山岩上的肖像

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

赵振江 滕威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岩上的肖像: 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 / 赵振江,
滕威编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08-05292-1

I. 山... II. ①赵...②滕... III. ①聂鲁达一生平
事迹②聂鲁达—诗歌—文学评论 IV. ①K837.845.6
②I784.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6975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 蕾



世纪文景

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

赵振江 滕威 编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1
字 数 330,000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292-1/I · 186
定 价 32.00 元

纪念智利伟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诞辰一百周年

谨将此书献给

已故北京大学拉美文学研究专家

段若川 教授

山岩铸就了他的脸，
他的侧影在向恶劣的气候挑战，
风在他的鼻子上，
打断受迫害者长长的呐喊：
流亡者在那里驻足：
他活在祖国，化作了山岩。



目 录

前 言	1
-----	---

爱·欲	5
Amores y Deseos	

一、爱与性的初识	9
二、总是伤感的无言	12
三、“致命”的诱惑	24
四、寂寞围城·围城寂寞	28
五、受伤的“蚂蚁”	35
六、最后的归宿	43

风月无边——情诗选读	51
《晚霞》	62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65
《大地上的居所》	97
《船长的歌》	106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	120
《黑岛纪事》	131

责任·革命	135
Obligación y Revolución	

一、西班牙在我心中	144
二、从诗人到共产主义战士	165
三、生死逃亡	179

四、聂鲁达与斯大林	194
五、大海边的呼唤	197
六、归航	201
七、献给古巴革命的歌	206
八、站在阿连德身边	210
九、诺贝尔文学奖	221
十、9·11——毁灭之日	225
十一、“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235
 承诺的诗学——政治抒情诗选读	 241
《西班牙在我心中》	252
《第三居所》	261
《漫歌》	265
《元素的颂歌》	287
《葡萄和风》	293
《狂歌集》	295
 只有一个聂鲁达	 299
Sólo un Pablo Neruda	
聂鲁达论诗	306
聂鲁达生平大事记	318
聂鲁达主要作品目录	321
 参考书目	 324
后记	327

前言

智利，像一柄长剑，直插地球的南端，南北长4200公里，而东西最狭处却不到97公里，是距我国最远的国家之一；但在联合国的席位上，它却离我国最近，因为紧挨着智利（Chile）的就是中国（China）。智利人口不足1500万，却出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和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今年是聂鲁达的百年诞辰，为了表示对这位伟大诗人的敬意与怀念，我的学生滕威向我建议：合作出一本以诗歌创作为线索介绍聂鲁达的书，并说要把该书献给她的老师——我刚刚去世的爱妻、北京大学拉丁美洲文学博士生导师段若川教授。

聂鲁达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拉丁美洲诗人。20世纪50年代，他曾于1951年和1957年两次来华。第一次是为了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金，第二次是应邀与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一起来进行参观访问。在来华访问与国际交往中，聂鲁达与我国诗人艾青、萧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第二次来华却给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诗人艾青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就突然“消失”了（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据说，后来聂鲁达曾面对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文革”过后艾青复出时，聂鲁达已离开人世，两位诗坛巨匠竟再也无缘畅叙“阔别”之情，只为我们留下了苦涩的记忆与思考。不用说，在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解放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聂鲁达的政治诗篇无疑是号角、是旗帜、是惩恶扬善的战斗檄文。当年我国读者最熟悉的也就是他的这部分诗作。诗人袁水拍早在1950年就翻译出版了他的《伐木者醒来》，在我国诗歌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但正如聂鲁达本人所说：“我们不能只写谈政治的诗，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否则，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应当说，上世纪50年代，在介绍聂鲁达的作品

时，由于形势或认识上的原因，他的爱情诗被忽略了。其实，岂止是爱情诗，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乃至破裂，就连聂鲁达的政治诗也被打入了“另册”而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文革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邹绛、蔡其矫等前辈翻译的《聂鲁达诗选》；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在“诗苑译林”中收入了陈实先生译的《聂鲁达诗选》；后来又有王央乐等几位先生的译本问世；最近又看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灿然先生译的《聂鲁达诗选》，其实后者似乎应叫《聂鲁达爱情诗选》，因为译者只译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与《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应当指出的是，在上述译本中，有不少诗作是从英文转译的。我不是说不能转译，但我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还是以从原文翻译为好。

我对聂鲁达的翻译与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要编写拉丁美洲文学史。首先是在我编的《拉丁美洲诗选》中选译了他的几首诗。后来又与张广森学长合译了聂氏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漫歌》。这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巨作，约15000行。当时，我个人觉得难以独自完成，就找了广森先生，由他来翻译长诗的后半部分。由于我们的语言风格相近，合作得非常愉快。当我看到他的笔名叫林之木的时候，也就随意起了个笔名——江之水，听起来倒也成龙配套。其实，此前王央乐先生已经翻译出版过这部作品。王先生是我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对西班牙语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他选择翻译的对象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名作。但王先生是学英文出身，他的西班牙语是自学的，因此对原文的理解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将诗作的题目 *Canto General* 译作《诗歌总集》，就不够准确，也与全诗的内容不符。《诗歌总集》总给人一个诗人全部作品的概念，而它实际上不过是诗人的一部诗集而已。从内容上看，全诗分为15章，诗人从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写起，一直写到他写这部诗作的时候，甚至还写到了自己的遗嘱。洋洋洒洒，有感而发，任凭自己的情怀纵横驰骋，因此我们选用了《漫歌》这个译法，觉得似乎更贴切一些。

说起对智利文学和聂鲁达的翻译与评介，我深感自己有一份不可推委的责

任。因为1995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为我颁发过“鲁文·达里奥《蓝色》百年最高骑士勋章”，并委任我为他们的驻京代表，原因是我翻译介绍了智利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起此事，我一直觉得好笑。1995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大学外事处（现在叫国际合作部）通知我和段若川，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副会长夫妇要来学校见我们，叫我们于某日某时到勺园2号楼的会客室。我原以为，段若川刚从智利回来不久，她又认识智中文协的会长和副会长，一定是人家想见见她。我们按时到了勺园，外事处的同志与我们是老朋友，见面后很亲热并说：“两位老师，你们都是老经验了，等智利朋友来了，你们直接交谈就行了，我又不懂西班牙语，就不在这里陪二位了。”待一切准备好之后，她就走了。没过一会儿，对外友协的一位女翻译就领着两位智利老人来了。彼此寒暄几句之后，那位老先生刚刚认识我，立刻就迫不及待地背着旅行袋里掏出一枚勋章，挂在了我的脖子上，然后便又掏出授勋证书和一张委任我做他们的驻京代表的聘书，然后便说来说来北京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给我授勋。这一切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我当时真是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如此简单的“授勋仪式”。幸亏当时还有一位对外友协的翻译在场，否则，就连个见证人都没有了。此后，虽然又有西班牙国王和阿根廷总统先后为我颁发过骑士勋章，而且都在大使馆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那次由一个民间团体的两位风尘仆仆的老人为我从遥远的智利带来的这份朴实无华而又感人至深的情意。

今年，适逢聂鲁达的百年诞辰，又是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的换届之年（目前我还在担任该研究会的会长），我的学生滕威提出了编这本书的建议，从任何意义上说，我们都要用心将这本书做好。但是，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由衷地恳请同行与读者们不吝赐教。

赵振江

2004年五一劳动节

于蓝旗营

爱·欲

Amores y Deseos

欲望是男人和女人
在时间居所里的憧憬。
希望与幸福的瞬间，
是无休无止的流浪生涯
惟一的依托。

——奥克塔维奥·帕斯





聂鲁达的原名冗长而拗口——内夫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多 (Nefthalí Ricardo Reyes Basoalto), 1904年7月12日, 他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 (Parral), 在智利南部的特木科 (Temuco) 长大。童年最令他难忘的是雨, 经年累月、绵绵不断的雨。而与雨相伴的是灰暗阴沉的天空, 泥泞的街道, 可怕的洪水, 潮湿的衣服……但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并没有使幼小的聂鲁达性格阴郁, 虽然他最早的诗作多愁善感, 但很大程度上, 那是一个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聂鲁达的童年是不幸的, 亲生母亲罗莎·内夫塔利·巴索阿尔多·德·雷耶斯 (Rosa Nefthalí Basoalto de Reyes) 在他8个月大的时候死于肺结核; 他甚至还不懂得用自己的眼睛好好看看她的样子。小聂鲁达又是幸运的。虽然父亲何塞·德尔·卡门·雷耶斯·莫拉雷斯 (José del Carmen Reyes Morales) 续弦, 但是继母特里尼达·甘迪娅·玛尔贝德 (Trinidad Candia Marverde) 和蔼可亲, 成为他儿时的守护天使, 因此他亲切地称她为“Ma-madre”(妈-妈妈)。在特木科的原始森林里, 聂鲁达快乐而自由地成长。他陶醉于那里的树木花朵, 着迷于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鸟儿虫儿。



聂鲁达的生母。

聂鲁达是一个敏感而早熟的孩子, 成人的世界对他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谜, 他既好奇又有些恐惧。“Ma-Madre”的一个衣箱成为他探寻的宝藏, 箱子里的东西经常使他浮想联翩。为了拿到里面一本印着美丽的鹦鹉的日历, 小聂鲁达竟然大

聂鲁达2岁时。



头朝下，栽到了箱子里。更吸引他的是里面几百张的明信片，那是一个男人写给名字叫做玛丽娅 (María Thielman) 的姑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聂鲁达不再只是观赏那些明信片上的风景，而是开始阅读并逐渐理解那些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深情。这是第一部迷住聂鲁达的“爱情小说”。他在阅读中，幻想和构思着男女主人公的模样，慢慢地，自己竟然也开始爱上这个叫做玛丽娅的女人——尽管他怎么也不明白这些明信片是如何到了“Ma-madre”的箱子里。

自然和爱情，早早地在他心中埋下种子，不仅成为他一生的迷恋，也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源泉。



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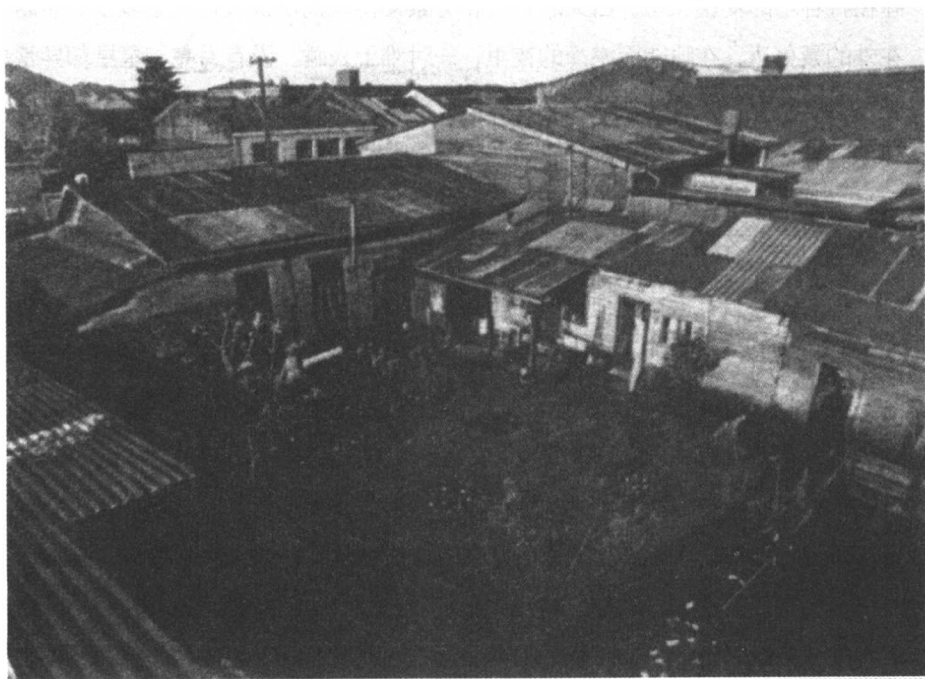
·

欲

一、爱与性的初识

聂鲁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最早的恋爱纯洁极了”^{〔1〕}，是在替朋友给铁匠的女儿布兰卡（Blanca Wilson）写情书中发展起来的。也许曾经看过的那些爱情明信片给了聂鲁达一些文学启蒙，他最早的文学作品——那些代人捉刀的情书写得非常成功。有一天，布兰卡问聂鲁达，那些情书是不是他替那个男孩子写的。聂鲁达又慌乱又羞愧地承认了，结果竟然得到了姑娘送给他的一个榅桲（Membrillo）。聂鲁达把这奖赏宝贝似的珍藏起来，没舍得吃。后来，他继续替朋友写情书，也继续得到榅桲，但是姑娘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已经不是那个男孩子而是聂鲁达了。

少年聂鲁达，羞涩、胆小、沉默寡言。女孩子们喜欢逗他。他家对面的两个女孩子经常盯住他看，使他总是很不好意思，总是要尽力装作不看她们。有一次，她们故意拿一个用苔藓和小羽毛搭建成的小鸟巢引逗聂鲁达，他刚想伸手去拿那



位于特木科的聂鲁达故居。

1919年的聂鲁达。



个装着漂亮的青绿色小鸟蛋的鸟巢时，其中一个女孩子突然说，得先检查他的衣服。聂鲁达吓坏了，夺路而逃。结果还是被两个“仙女”似的“劫匪”在他父亲的空面包店抓住，于是她们开始扒他的裤子。正在此时，恰好他父亲经过，三个孩子只好一起躲在面包店的柜台下面屏住呼吸。

聂鲁达称之为第一次“艳遇”；其实那不过是小孩子们的嬉戏罢了。他真正体验到男欢女爱大约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那是发生在麦秸垛中的一次一夜情。那次，他离开家到很远的山上的一个村子里去做给麦子脱粒的活儿。白天干完活之后，晚上男人们就都

睡在打谷场的麦秸垛里。白天的日晒和劳累使得人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而离家在外的聂鲁达，在晴朗而寒冷的夜里，一时难于入睡。没有月亮，星星却异常晶亮，他看着看着，也渐渐睡着了。突然，他醒了，感觉什么东西在靠近他，一个陌生的身体在麦秸下悄悄地，一点一点地向他的身体移动过来。寂静如水的夜里，只听见麦秸轻微断裂的声音。他怕极了。他想也许该大声呼救，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全身绷紧，一动不动，等待。随着耳边传来细柔的呼吸声，一只女人的手伸向他，温柔地抚摸他，他的额头、双眼、脸庞。接着，她湿润的双唇紧紧地吸着他嘴唇，她的整个身体紧紧地粘住他身体，直到合为一体。青春期的聂鲁达没有感到丁点儿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潮水般汹涌的快乐。他以同样的柔情抚摸她长长的辫子、额头、双眼、脸庞，乳房、臀部、大腿，探索那神秘的未知世界。就这样，在同时睡着七八个人的麦秸垛中，他们一声不语，尽情地享受了情欲的妙不可言，激情的火焰融化了那个秋夜的寂寥冰冷。但是，一觉醒来，聂鲁达的身边不再有什么女人，只有她在麦秸中留下的身体形状的凹陷和尚未散去的体温。若不是在午饭时，一个梳大辫子的美丽女人向他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聂鲁达准